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如編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春秋闕如編卷五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實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穀作鶂退飛過宋都

宋以石鷁之異來告故書於策石隕鷁退非人所為禍福輕重或關天下天道不可以知知則謹錄其事

示人君當糾省而已星自天而隕在地為石不言星隕而言石隕者以其從上而下似出天意與書震夷伯之廟同重乎其隕之震之者也六鷁退飛傳以為風也鷁之遇風何歲蔑有至於退飛歷時良久以言過宋都知久矣其非耳目所嘗聞見不可以恒理推是亦陰陽之變使然不可忽也以正月之朔有隕石之事曾不逾月而又見此鳥之異以其相尋而至皆在於宋駴目怵心於斯為甚故特言是月以見其意抑又以明

二事非同日並見而不可知鷁退定在何日故以是
月為文或鷁退比於石隕為輕不須備日理亦如然
凡皆史氏舊文聖人因而不革其閒細末之事難以
一方求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
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周內史所謂魯多大喪者也季友為季氏之祖有輔
僖之功其後世執魯政與仲叔鼎峙而季為之首春

秋書三家事亦見世卿擅國非社稷之福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夷病鄫不獨一鄫受之而已懼其蠶焉而動為中國之患故齊桓合諸侯為兵車之會臨於淮水之上當在淮北以震攝之曾鞏所稱淮夷攸服者此其事也城鄫不書者為患不終不足書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之病徐亟矣徐與淮皆東南夷戎而徐服於中國徐又以女子齊桓公為是一再救徐又為之伐厲伐英氏欲以抗楚而齊之威力卒不能有加於楚也蓋齊伯至此方日即於衰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亦其勢而已矣英氏者從當時號如於餘丘之類大約非諸夏之國則稱名或異非史氏横加此文可知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伐英氏之師還而滅項也内不言滅言滅則蒙上齊人之文可知也自冬十二月至此秋諸侯皆未得歸故齊侯還至於魯地而聲姜出會之也公至自淮之會是會也魯人以為美談即泮宮之頌是策勲飲至喜可知也以此疑左氏見止之說未必然伐英氏諸侯皆不與然以東略出有奮揚威服之事焉逾三時始歸故至是以會致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據左氏本以十月乙亥卒此從赴齊桓有一正天下之功生民受賜其卒也公子爭立國内大亂乃致重出之禍君子傷之經於下年著齊亂之事所謂一敗塗地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孔子修春秋據當時行事而錄之其文簡畧亦史書之體宜爾至於是非曲直之情狀不容盡見於數言之間故凡以是非曲直求之者皆惑也齊桓卒公子

爭立宋襄率諸侯伐齊殺無虧立孝公而還其事然也其是非曲直則於傳有之而經固未嘗有所謂襃貶予奪之文也是非曲直豈容不論但據傳而自為之說則可矣必曰宋襄如何有罪故春秋以如何之文而罪之又曰宋襄如何為義兵故春秋以如何之文而予之若斯之類無問中與不中要之皆不免為矯命而已矣此說春秋者之通病其意主於尊聖人而適所以亂聖人之本指泯泯棼棼無時而得已者也

桓諸公子皆庶也而無虧爲長然無虧之立由易牙
豎貂等以致大亂則無虧之不宜爲君明矣宋襄受
齊桓之託定孝公之位其事信否雖未可知然自無
虧之立齊既大亂而孝公來奔則爲之興師以立立
君定亂非宋襄之責而誰之責乎諸侯獨宋最爲尊也伐齊之
舉固亦有不得已者與所謂伐喪者異矣但孝公之
立其是非蓋無足論亦與夫子糾小白之初畧相類
耳春秋之世無復有至公大義爲聖人之所深嘉而

樂予者一言蔽之曰亂世之事而已然則宋襄此舉非為全美要無甚惡而諸家之說正所謂楚固失之（不與宋襄）齊亦未為得也（與宋襄）宋所能以之諸侯獨曹伯爾衛邾君不自行宋襄志圖伯徵諸侯之師而二國以徵者應命宋弱故也衛不庇其所自出（無虧衛姬子）而顧從宋納公子昭者無虧之立政由奄寺國人莫與衛文知所去就是以情事有異恒常不足多怪

夏師救齊

魯閧齊亂致諸侯攻伐遣大夫將師救之師為救齊而出則書師救齊而已其救之合義與否無文以見之而遂以宋襄之伐為甚惡也據左氏三月齊人殺無虧而魯救以夏至則已無及矣魯不與宋襄同事然甗之戰魯亦未嘗助齊與宋戰者無虧已死聽彼所為不復與其事也蓋魯每事常後人不強人意如此春秋書救齊如言聊一救之云爾無能為也納糾 糾死

師救齊 無虧死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無虧已死四公子之徒有與孝公爭立者故有此戰齊師既敗孝公位定齊亂以寧是亦宋襄之有造於齊也宋伯始於此矣魯師救齊則內齊外宋自其宜也史臣從魯人之情而書此戰故以宋及齊明宋求伐齊至是遂見交兵之事宋實為之爾非是坐罪宋襄而設此以客及主之文以見其意也春秋舉重書戰則伐自見此以正月伐而我師往救至五月有甗

之戰則前之伐固不得而不書也

狄救齊

狄救又後於魯也魯為救齊出師而狄救亦至故附書狄非能憂中國者懷齊桓之德聞齊有亂亦來救之春秋不沒其事其伐其救同之諸國而已若其志之善惡惡乎知之而惡乎議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國未有無君而克葬其先君者書葬齊桓公則齊師

敗績之後孝公得立雖不書亦自見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從宋伐齊而狄救齊邢亦不服於宋此冬邢狄伐衛似為齊故伐之然其情則不過諸侯壤地相錯乘隙相攻伐之事而已邢衛皆嘗被狄難至是邢乃與狄合而伐衛者諸侯分朋異黨合者可離仇者可親齊桓以前一向如此齊桓既亡故態復見何足怪乎邢小於衛而自啟兵端又與狄合邢之不道可知終

底滅亡亦自取之矣狄稱人者與邢同文如郳人牟人葛人之例無義可說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以中國無伯已當繼齊桓而起欲使諸侯服從雖其不度德不量力舉事謬舛見笑四隣然以當日之事勢而論則宋襄之為此固未可厚非也但強大既不若齊晉而老成持重又遠不如桓公有君人之度是以率爾徵召諸侯德不足而用威滕最小最近

於宋而不知事宋因而執之雖嬰齊之罪傳無其文不可得知而宋襄之為政亦不可不謂之躁且暴矣乃若無天子之命而擅執小國之君不歸之京師斯則王政不綱諸侯放恣積習生常浸尋已甚不暇一一而譏之也滕子書名者蓋當時赴告之辭有曰滕子嬰齊云云國史承之正見宋人待弱小無禮之甚非聖人故書其名賤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羊作人

宋襄圖霸合諸侯為此盟也曹邾稱人者君臣同辭

畧之也宋見伯跡身主此盟獨書其爵與北杏之會

同凡此或爵或人自是史書常體不容以聖人褒貶

予奪義求之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襄以三月徵東方小諸侯先令推戴已如齊桓之

存然後行令中國以逞其志而滕子以得罪見執至

六月為曹南之盟諸小侯至者經或不盡書未必止

於曹邾二國也既罷盟邾子歸其國而鄫子來會盟於邾鄫子本欲與此曹南之盟以其後期故言會盟於邾其實未得盟也非是邾人既盟鄫子乃復執而用之邾人以鄫子後至數其罪而執之遂用諸次睢之社以祭也用鄫子左氏言宋襄使之蓋鄫子來邾在巳酉日之前或宋令至邾使用於社欲以屬東夷如左氏之説也經不言宋人使而以邾人自用為文者曹南之盟宋襄既為之主邾人聽令焉乃敢執鄫子用之則宋襄之

罪已自不可得而辭矣不須更言使也事在千載之前豈能一一悉其情狀諸所推說抑其大畧或然也殺人以祭蠻夷之俗春秋衰亂之世不保諸夏無此等事至于執人國君用之有若牲牢不道之極所謂有王者作不待敎而誅者春秋之作出於聖人憂憫惻怛之至心撥亂世而反諸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豈在語言文字間哉○左氏言次睢之社淫昏之鬼非周社也經不言者用之則已甚矣豈論所祭

之神屬於何等不更詳錄自其宜矣

秋宋人圍曹

曹欲背曹南之盟故討之圍其國都也伐甚於侵圍甚於伐圍國都甚於圍邑前齊桓伐鄭圍新城是不圍其國都之事此年所書並見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宋襄承其後淩暴小寡諸侯失望之事

衛人伐邢

去冬見伐報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

楚人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齊桓之伯也率諸侯以拒楚所失者一蔡耳陳鄭許皆近楚終桓之會無攜畔焉桓卒而國內亂孝公雖立不能纘父之緒伯事去矣宋襄攘臂其閒方圖糾合而大聲疾呼未能出百步之外執君圍國徒爾紛紜東諸侯之大者蓋莫之與也是時楚益張漸有令行諸夏之勢諸侯以中國無伯皆相率而從楚矣鄭伯首朝於楚則陳可知

也魯終始不肯役於宋而其所以自安之策則亦唯楚是與而已傳雖不自朝楚而此八九年間聘使往來必更有之經不盡書耳齊孝固失伯矣抑洋洋大風未有改也如魯如陳如鄭既新服於楚而亦不敢忘齊桓之大德欲合南北之交以苟為安定之計故是役也齊為之主楚為之客而魯鄭陳蔡從焉而相與歃血盟誓曰以修桓公之好也桓公於召陵之役嘗有言矣與不穀同好如何以謂今此之盟亦猶桓公之志也云爾蓋以當日事勢

而言庸主具臣爲猶不遠固亦不得不出乎此而此

春秋之所不深譏也不深譏者非許之也天下無道

兵爭益熾一齊桓之死也而不啻中流亡檝舟中之

人五内爲之無主其勢其情固若是而已矣内會者

蓋公也陳蔡若鄭未必皆是大夫齊侯亦當身自與

盟惟楚人則決非其君自來春秋書是盟有簡賤不

欲詳録之意焉正爲如上所說不足深譏故爾鄭在

楚下者鄭伯首朝於楚而此盟亦非君自來也不殊

楚者從文便兼明諸侯亦自欲相盟不專為楚也不言公會齊侯云云者齊孝失伯諸侯不復宗之故也

梁亡

曾史所錄以詳畧為差非固欲然勢則然也梁近秦之國為秦所并赴告之所不及聞而知之書其亡所以見天下諸侯相滅亡者多舉其所聞知者則有一梁其他不能盡見也若乃梁君之失道有足以致亡者則固亦無待於言矣天下雖亂諸侯雖暴強苟能

畏天愛民慎固封守猶可以保其宗祏然亦有不幸而無以自存者賢愚異狀春秋不能一一別而著之也孔子作春秋所憂者大所思者遠不屑屑於一國一君而為之次差其賞罰之等或誅或赦以為代天子福威之權有如是也滅人之國誠為大惡然春秋或書或不書者隱顯異文其大致要歸於一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假此言以明之）所憂者大所思者遠也如宋宰相取四方惡逆之事奏聞於其君若但切齒指

髪於行惡之人而不知有其他則亦已末矣識此義者然後可以言春秋惜乎愚未見其人也前郭公之文說者以為亡字之誤意其或然此二條並書於冬末而文皆甚畧蓋是此年之事而已未必系上冬月也春秋無是年之例此等遂無以知之亦見書亡梁之事畧之甚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未有城南而無門者也新作者更高大之役民力於

所不當為故書

夏郜子來朝郜穀作郕　五月乙巳西宮災

右二條皆闕所疑可也

鄭人入滑

據左氏滑人叛鄭而服於衛故入之按滑伯嘗一與盟則亦微國之屬於諸夏者鄭從楚而滑棄鄭即衛鄭人為是帥師伐之而入其國亦以中國無伯故也

中國與楚人爭伯以德言之相去誠為無幾今但以

一事而觀則中國之伯不為無功亦自可見如一鄭也從中國俛首帖耳則隣鄭之小侯無被兵者從楚則侵伐之師四出而無以禁之則是鄭人固利於從楚而特以中國之在所必討也故中國有伯不得已屈而從之不然即從楚而不疑也以此言之謂聖人不録桓文之功而重誅宋襄之圖伯者非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衛方病邢邢前與狄同伐衛狄邢相救為盟宜也宋

伐齊納孝而狄救之狄非為孝也而孝乃與狄盟於
邢何耶蓋狄師方至而宋已敗齊狄便引去未嘗不
與孝公為難邢受衛兵亦自汲汲求庇於齊故有此
盟而傳以為謀衛難也前年盟楚此又盟狄齊桓攘
外之功至於孝而遂隳焉春秋書之見宋齊諸大國
行事皆繆盩不特為王者罪人而亦無能及齊桓之
踵武也

冬楚人伐隨

據左氏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莬帥師伐之取成而還隨本姬姓之國自楚文以來蓋嘗服從於楚故傳以叛言之楚伐隨而受成焉則漢東諸侯無不屬於楚者楚勢之張可知乃以區區之宋而欲與之抗衡難矣子張問令尹子文何如子曰忠矣而未仁也聖人所謂忠者以其憂國忘家而忠於楚耳若以天下之大義而言則僭王猾夏得罪於文武成康之靈有甚於楚之諸臣者嘗論之所謂忠正春秋之所

謂大不忠其義相發而未始相悖也以王猛許衡之所以對其君者觀之則可以見矣伐隨非所責也明年執宋公以伐宋則楚之惡為已甚而子文不得辭其責也以伐隨傳明言子文故於此論之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盟於邢為邢侵可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所謂諸侯者即盂之會陳蔡鄭許之屬是也楚人許之求

盟宋境宋為之主故先齊楚也齊桓之伯也諸侯服從乃一加兵於楚受成而還上也晉文之伯也倚其強盛一戰而挫楚人之鋒諸侯於是歸晉次也宋襄國小力薄諸侯與已者寡其勢不可以行桓文之事不獲已求諸侯於楚而與之盟此即後世講和之說而計斯為下者也蓋宋襄之所能為者僅於此而已矣此其自為謀則誠不善然以言乎有憂中國之心猶庶幾焉謂春秋重誅宋者非也不書宋公者與曹

南之盟尊無與抗者異故從畧而人之見其相與為盟而已莫適為長也

夏大旱

書不雨則旱可知矣大旱非常旱也一時大旱不雨不待言矣旱未有不雩者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也

凡此亦皆互見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穀作雩

或為執宋公以伐宋宇

鹿上之盟楚既許以諸侯來於是會而執宋公也楚人懷詐伏兵車宋恃信而無備遂見執辱以宋之愚固其自取然堂堂上公諸侯莫之先也而見執於蠻夷之長此誠中國之大變可為憤歎者也春秋扶陽抑陰宜在所諱而不得不見其文者國史實錄不容但著會盂之文使若同諸平世之事又宋襄急暴不足稱賢書其見紿所以著誠又會不與會而下文會薄釋宋則為有功在於魯史竟欲內楚而外宋裁以

大義亦無全諱宋恥等諸内惡之理凡此並合直書不嫌使荆蠻得加於中國也荆蠻加於中國既有其事安得而盡諱之戎伐凡伯亦其例也宋襄闇伯不本仁義徒欲自取尊榮復何待言抑其事猶欲休兵息爭為中國之利非獨為一國一身計也其與楚子為會亦顧其所以待之何如豈得便為大惡會而見執春秋所傷不以宋公一人之故正使不道有甚於此者春秋猶將傷之也或者徒諂襄之愚又惡其素

為暴而以此之見執劇加嗤笑謂固然無足憫恤者

其亦異乎聖人之心歟執宋公不重言楚子使若諸

侯共執者陳蔡已下決無敢執宋公之理不疑非楚

執也且此是中國深恥之事雖無庸為諱亦何取於

重見楚子之文為若喜談而樂道之者乎下文不言

宋捷其意亦猶是也陳蔡鄭皆服於楚曹許小邦又

不足言矣其皆無意推戴宋襄可知況以楚之恣横

諸侯亦自莫能止之其為齊意合謀以否不足論也

春秋所書欲見天下大埶至於如此是為經意所重

爾若楚成宋襄等不過是無道諸侯之事誅罰譏貶

皆非第一義也而況於陳蔡諸國乎舍其大而責其

細失聖人之指愈以遠矣執宋公以伐宋者以宋公

為質也若不言以則執伐各為一事不見楚人之情

伐宋不言宋敗者下言獻捷從可知也

冬公伐邾

據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以成風言伐邾此義舉也經

文與凡凌暴小寡無異文故知美惡之跡不容盡以
書法求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九年會楚人盟齊魯與楚為好也宋襄徵諸侯魯
皆不會鹿上及盂宋楚雖同會而宋為之長楚人實
忿焉魯從楚而不敢宗宋故不會者非楚人之所責
也秋楚人圍宋至是以其軍獲來獻所以親魯也凡
獻捷必於其同好之國如曰彼其不為我下也而我

伐之大有俘獲奏凱而還凡我同好宜相慶也宜申之來此物此志也然則曾之內楚而外宋明也人知宋襄之圖伯不成為春秋之所賤而不知曾之謀國是者其情事乃如此所謂作頌之賢君者荊舒是懲義又安在果賢耶不賢耶吾蓋以春秋考之而知其志趣之不逮宋襄遠也但曾史以尊內為體聖人以禦外為心故辭或有所不盡而讀者亦弗之覺焉如云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不斥言宋共於獻戎捷之文

者盖内楚外宋者當日之事也内宋外楚者春秋之心也其事有所不容諱而其惡有所不忍言苟可以畧則畧之而已爾然秋有伐宋之文而冬言獻捷異於獻戎捷之隔越也則其事自明亦不疑其非宋矣會盂書楚子者欲見宋致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即復以書人為平文無關予奪之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者會盂之諸侯也從楚子伐宋時猶在宋公往

會之相與盟請於楚子而釋宋公焉其事著其文隱
其事著者楚執之楚釋之不言而可見也其文隱者
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楚人得加於中國策書之體
也魯親於楚故能使楚子釋宋公然伐宋而獻捷楚
已得志乎宋亦自欲釋之魯非能彊使釋也其為功
也末矣獲晉侯不言歸晉侯此言釋宋公者魯與其
事也見執時公不與而釋則以公會故明魯之善於
此無罪而有功也而其實非為善事如前所說乃所

謂文外之意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作朐

須句風姓附庸國也為邾所併公伐而取之亦猶鄭莊之取戴矣左氏言反須句之君崇明祀保小寡則僖之此舉為義非為利也經但書取不見其事葢亦利之而已假義以行爾○木訥說可從絫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伯復朝楚故也宋襄以圖伯之故執辱於楚幾致

役亡栽脫虎口𠅘奮螳斧援伐紛紛徒資嗢噱然以春秋之大義而論去宋即楚者為罪則以宋抗楚者非罪當仁不讓假此句為言古人文字都如此死而後已如宋襄此舉雖謂聖人予之可也夫以魯僖之小心畏忌私事強楚則享安仁之福而世儒從而賢之宋襄強扶已壞力弱不支乃招危辱之禍而世儒爭非笑之嗚呼抑何其昧於春秋之大義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以須句故來伐有此戰也邾人取公

冑懸之其國門則公自將也而不言公及者敗可知

也敗於大國猶可言也敗於邾公又自將不可言也

書辭從畧所以為内諱也日者見此戰多相殺傷危

及君憫而録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率諸侯伐鄭而鄭不肯成者知中國之弱而襄之

無能為也楚人庇鄭而伐宋以救之宋將不與之戰

乎不得鄭已恥矣身為盟主而行成於楚以退其師則不如敗亡之為愈也不行成則楚師不退楚人侮宋與他時救伐相遇者大不同不退則必至於戰戰而宋幸一勝焉禍猶未已也事勢至此固亦難乎為善後之策矣泓水之戰非宋襄之得已猶徼幸於萬一既無幸而至於大敗則中國之事去矣抑猶以內安外拒之分此直彼曲之情而屢幾乎天下後世之憫之而恕之也然則存公恕之心持平允之論謂宜曲赦宋襄爭伯之

失而重責當時諸侯背宋即楚之罪可也顧諸家之說有不然者謂春秋書法如此所以重惡宋襄而深切著明一無隱痛之心焉豈不謬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作閔

泓之敗宋襄固自取之不足恤也然而宋楚盛衰之勢至此為何如哉諸侯苟有人心者宜雜然助之不能則亦已矣乃更乘其喪敗而伐之圍之不義莫大焉春秋直書其事惡自見矣至於齊孝本宋襄所立

忘大德而思小怨非人情之常有不可解者蓋亦無足論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公作慈父卒

宋襄卒不書葬凡此之類無義可求妄為之說皆非惟謂曾不會為近之

秋楚人伐陳

左氏以為陳貳於宋故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滕杞降稱子凡此之屬皆舊史之文非仲尼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襄王怒鄭伯不聽命使狄伐之具見左氏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避叔帶之亂也書出居於鄭者見天子有難諸侯當

勤之也天子至尊乃至出居於外凡屬藩翰之臣苟

不重繭往赴而泄泄自安是則春秋之所誅絶者爾

若夫天子不能守位而禍亂之興由其自取則亦其

理勢之固然而春秋之義專責天下之臣子不聞以
貶絕之文而加之君父也況襄王之為此以不忍殺
弟傷先后之心故寧使諸侯圖之正所謂觀過知仁
者又無可以貶絕之義諸家之說皆非聖意不可不
辨也上有狄伐鄭之文其為狄難可知叔帶之事不
見者曾史書王室事從畧避周史也獨書天王出居
見魯亦當急之爾

晉侯夷吾卒

春秋自文以前書晉事猶畧惠公卒不具日月不書
葬及子圉事皆不見畧之甚也此與鄭忽子儀等同
非聖人不與其為君而削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
酉衛侯燬卒
侵伐圍入遷取滅亡國史各據事實書之則其惡之
大小罪之輕重自見矣衛侯滅邢滅同姓也不須更
假生名以著其惡大罪重曲禮之云因三傳之文而

為之說未可信其必然也𭗊字疑衍者得之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內女嫁為宋大夫蕩氏妻又為其子來逆婦也以姑逆婦非禮典可知所以然者內女來寧因逆婦以歸也史書之者見公自主昏以公為已降矣至其事勢有可疑者諸家不說今並闕之

宋殺其大夫

專殺大夫春秋所重故有刖則書有罪無罪並應書

名其不書者或當時不得其名或後來失之不可知

也宋殺大夫傳無所見不必強為之說

秋楚人圍陳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諸姬之微者介陳楚之間而服於楚陳人病之頓

子奔楚楚得臣為之圍陳遂納頓子於頓此見中國

無伯而楚得執其討伐廢置之權背我者危從我者

安諸夏淩夷之勢於是為極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成公立未逾年雖先君既葬猶稱子慶者莒大夫名莒與魯有怨衛為平之傳公從其意故有此盟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巳未公會莒子衛甯速（公作遫）盟于向

冬莒使其大夫來而公屈意與之盟於是莒子身自尋盟以定其約而衛使其大夫莅之蓋中國無伯三國行修睦之事而魯為之長春秋錄之見一時之事如此無復譏之可言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穀作巂左本亦作巂弗公穀作不）左氏以為討洮向二盟也蓋莒屬於齊而即魯為盟僖為之主齊孝以伯烈在齊忿魯所為興師侵之情或然也曰西鄙者言遠也公自追之至酅弗及者不及與之戰也如曰彼已遁矣已去矣弗及矣其實齊侵西鄙有所抄畧重為民患公不得已帥師往禦而齊亦自退公但至酅言弗可得及而反也公追齊師則齊來侵可知必言齊侵異於追戎濟西之文者欲

見齊再伐我凌暴極矣師之乞事非得已此國史之情也上言齊人者君臣同辭録事之常下言師者來侵則必是師矣不得言公但追彼齊人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西鄙之侵未得志乎魯故復來伐孝公之立至是九年矣表海之勢稍復其舊以盟主自居志欲伏魯居然可知魯之弱非一日矣戎事無備假辭命以退敵師僅能自免春秋再書齊伐我所以起下乞師之文

見諸夏之國睽離乖異兵革交加都無善狀有若是也衛與二盟與魯為援故齊方伐魯而衛為之伐齊矣衛伐齊均之為無善狀者衛亦倚楚皆無道諸侯之事而已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附于楚而齊再加兵故使卿如楚乞師如曰齊君不道非得大國之師不能一折其衛俾知懲懼也魯欲興報復之師又借力於南蠻之長其為苟賤無恥

亦已甚矣豈特周公其衰而已乎所謂荆舒是懲者果安在哉乞請也請于彼言乞師我之辭也請於我亦曰乞師彼之辭也從其所為辭書之故内外同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作隗

楚之滅國自齊桓之前有不悉書者矣與中國交接相為盛衰欲見其迹故書也至是魯且倚楚為重駸駸乎有不可禦之懼矣春秋書滅夔見彼同姓之國橫非以不名見無罪見殘滅楚勢之張有若是甚也夔子不

名與弦子同不以有罪無罪論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作閔

自宋襄敗傷而卒成公嗣立且入朝於楚矣晉文之興宋以舊恩故善於晉楚人以是為討故伐之而圍其邑滅夔伐宋並見楚勢之張而伐宋為尤甚前執宋公伐宋猶以宋襄爭伯之故而此之伐宋直以其既事楚而又貳於晉為是討之其志不胥中國而盡歸之窺三川而遷九鼎固不止也此此與齊桓之初入

蔡伐鄭者勢又不同矣城濮一戰信乎其不可緩也然以春秋大義而言則楚人者所謂彼哉彼哉者也而桓文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矣如謂大書屢書特喁喁於伯主之興有若王民來蘇之望則不足以與春秋之教矣撥亂反正聖人之大用其可以易而窺之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魯使如楚乞師楚為之出師公以之伐齊取其邑報

二鄙之侵伐也楚師非公所得以而公能以之蓋魯之事楚也謹故乞之而必得楚之庇魯也深故予之而不疑自魯而言則曰我能以彼之師也欲左欲右其事在我也自楚而言則曰齊之病魯甚矣魯事我謹我不可以不救之一旅之師朝出而夕奏功焉魯得齊之一邑其利幾何而楚之威靈耀乎中區固已洸洸赫赫矣是非僖君臣之為而誰之為乎然其失亦匪自今矣嗚呼天下無道諸侯放恣四裔交横強

而無義者楚也弱而無義者魯也假史策之明文示

一王之大法內中國而外諸裔先自治而後治人若

魯傳者其不為文武周公之罪人乎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二十三年杞子卒巳自稱子矣至是其嗣君來朝仍

以子行事可知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此與桓二年事絶相類來朝未幾而問罪之師旋入其國孟子所謂以大事小樂天之仁者果非春秋之君所能髣髴其一二邪蓋不必問杞之得罪若何而魯人之不義不仁自不可掩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成之初年如楚也屈於力也中國諸侯莫之與援不得而不屈也既而晉文興於西遂棄楚從晉楚是以有緡之圍猶未也帥四國之師以伐宋不惟圍邑

而且圍其國都楚必欲得宋以伯中夏而宋終不肯下楚以即於靡也迨明年而晉文之勢勃焉於是楚始逡廵而去之此晉楚盛衰剝復之機春秋錄之以見世道陵夷之極倘強伯謂晉以為重其勢有如是爾楚人者君臣同辭雖以主兵故序諸侯上猶欲畧之不使得同於盟主也四國已役於楚書于楚人之下亦因當時事實爾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之役魯亦奉楚之令不敢不至以其地差遠至
稍後國史因微其文曰公會諸侯盟於宋使若魯本
不與圍宋之事而自往會諸侯為此盟者所以為內
諱也其實公會諸侯者以師會也盟者約與四國同
事楚不貳也於宋者宋都之外也公會而盟之同圍
宋欲令宋下楚知我也宋君方在圍中不與此盟宋
圍不解可知也宋方告急於晉知晉救旦夕至不肯
與楚成也據經文所書則若魯僖猶愈於四國四國近楚

容有廹脅之患故不知四維不張魯僖之惡實浮於四國經文隱見之間君子可以攷而知焉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文之立於今五年矣內治既修一出而圖伯中原伐曹者其舉事之始也

晉侯伐衛

宋方告急於晉晉文用狐偃之謀伐楚之所必救以解宋圍而致楚之師與之一戰大勝楚師遂繼齊桓

之業中國賴以復振此蓋天時人事相為符合用兵機宜量彼度此在晉文亦有不得而不然者也然齊桓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為王事之近而處晉文之時用晉文之術陰權勝而成功必氣習風聲為之一變故孔子以譎而不正評之而惓惓於管仲之如仁抑揚予奪之間聖人之感深矣晉侯侵曹者先侵曹也晉侯伐衛者侵曹之師還而伐衛也曹衛皆楚之屬而適有舊憾是以兵先加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事楚謹如前所說亦既明矣晉人伐衛衛楚之昏姻是亦魯之黨也使公子買將兵戍衛以拒晉師既而見晉之盛强諸侯為之披靡楚人出師救衛亦復不能當晉於是公有懼焉將叛楚而欲事晉矣晉方仇衛而我為之戍衛犯晉之怒則禍必移於我乃委罪於公子買而殺之若曰戍衛者買之為也非我意也以是苟說於晉而紓其禍也然方是時魯猶附楚

未敢明絶楚也楚來若相詰責買以何罪而見殺則我為無辭於是加之以不卒戍之罪而殺之重失楚意不得已忍而行此也不卒戍者從告楚之辭書之明非為畏晉故殺之所以深諱本情小殺國恥而其實則有蓋而彌章掩而愈著者蓋魯之謀國是者周章回惑不義不仁使人氣盡至此而極春秋婉曲其文不勝咨嗟涕洟傷惻憤懣之至焉嗚呼誰為為之東周之治尚可望於周公之子孫哉内大夫言刺者

避專殺之文然則即是殺矣不沒其實也

楚人救衛

晉伐衛欲令楚師必至而楚亦自不得不至書救衛從其實爾非善之亦非惡之晉楚之爭關天下之大勢楚即盛極而將衰晉乃方興而未定春秋內夏外裔自然錄晉之功惡楚之橫要之天下無道征伐出於強侯以天子之事治之晉之視楚不過彼善於此固非屑屑然論功行賞按罪定罰一一以為湛湛之雨

露一以為赫赫之霆雷而謂之見諸行事者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既伐衛乃復圍曹入其國遂執曹伯畀宋人使聽其罪也曹舊役於宋今而附楚晉師臨之負固不服故執以畀宋欲以怒楚而決戰蓋用譎以成功不得不爾春秋直書其事不以文見褒譏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見晉文伯功一戰而就也晉侯自侵曹伐衛以來深謀秘計智深勇沈取决於一戰而成攘楚之功召陵城濮先後照耀於史策微管之歎非為專美正以晉伯代興克嗣青齊之烈中原受賜匪云淺小也然召陵乃深入楚疆又以不戰而屈人城濮則致師内地更以陰謀而取勝以此赫赫之功較彼堂堂之畧反為不逮豈曰過之蓋亦當時之緩急時勢使然英雄舉事每變加厲聖心用是深加憫歎而三千之徒

所以不道其事者也楚人者得臣也從君臣同辭例外楚故畧之陳蔡從楚亦不書也齊宋秦以國序不以將兵尊卑為次亦畧之也若書其將則不得以臣先君可知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書此於城濮一戰之後見楚既喪師於晉又自殺其臣楚勢自是不競而晉主夏盟諸侯不復懼楚也文與諸殺大夫同而此不以專殺見義者僭王之國自

殺其臣罪大者不問其細豈宜以專殺責之所謂辭同而意異也得臣之受誅以否更非所論矣

衛侯出奔楚

楚既敗不能庇其所屬諸侯故懼而出奔亦見晉文之興小邦畏威流離失所若是甚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於是諸侯咸服於晉而從踐土之盟也魯私事楚而

戍衛之役旋復撤之且殺買以悅於晉至是遂得與會盟晉方喜於得諸侯尊王室伯事有成凡諸附楚者不更追其既往歸斯受之蓋亦事勢之宜不得不然也衛侯出奔此衛子是叔武攝行君事來奉伯令以息禍亂而保國家者從未成君例書子從其所自稱若降爵然也

陳侯如會

陳亦棄楚從中國也如會者諸侯既盟而陳侯至也

見諸侯來服歸斯受之不以後會為罪也陳侯既至當更有盟畧之不以得盟為重也凡諸侯叛内即外不足深貶其棄外即内亦不足深褒惟強是從惟利是視孟子所謂亦運而已者人情類然無足深怪何美惡之足云乎春秋錄之於策要見一時盛衰離合之大勢而已非有所謂華衮懸於前蕭斧臨于後也

公朝于王所

書公朝于王所見天子在是而晉文帥諸侯朝之以

尊天子也獨書公者魯史自記其内事餘從可知也

天子在是者先儒以為下勞晉侯蓋晉侯使人導王

出臨踐土受朝諸侯王因以勞師為名寵命晉文使

受方伯之職春秋不書者周史及晉史之事在於魯

史可得畧之也王所猶言行在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此後書衛侯元咺更出更入詳録衛國君臣之跡見

衰亂不道有如是甚也諸侯失國則生名前出奔不

名而此名者或前偶脫之不以有罪無罪見義也衛侯之復晉文聽之及歸而以譏殺叔武春秋不見其事似此之類後人不當以意為說但據經所錄見時事之梗槩即一衛國君臣皆悉禍亂相尋絕可憫歎抑以見王者不作伯主為政希蒙鎮撫敢望小康為世道之不幸云爾○元咺奉叔武以守國不廢君命有功於衛之社稷不細以叔武之仁賢而成殺之成之不可君衛亦明矣自非元咺奔愬伯主叔武之冤

何由得白故元咺之事自然不可為訓要亦未可厚非雖聖人之情亦與人不相遠也春秋垂世立教之書原未嘗於一人一事屑屑然剖判其曲直論斷其可否但一以君臣大義裁之急者在此則緩者在彼矣且史筆謹嚴唯在據事直書元咺功罪不相掩自當聽之公論要無褒貶之文隱深之義可容後儒曲說者也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魯既服從於晉踐土之會齊魯皆在列故仍與齊通好使上卿聘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穀無齊侯

左氏以為晉文召王王至於溫乃復合諸侯而朝之諸侯有不服從者假王靈以討之所以為伯者之事也

天王狩于河陽穀作守　壬申公朝于王所穀作於

諸侯朝王於京師王巡狩則朝於方岳之下此平世之事禮之常也王室淩替諸侯莫朝有伯者出尊天子以令諸侯權時勢之宜風天子出受朝於近畿之地欲令天子稍尊而其實天下之大柄盡出於伯主之手天子雖欲自行其意亦不可得此蓋不問而知其為衰世之事矣書天王狩於河陽尊天子也天子自有常尊無假於人之尊之今而失其尊矣所以尊

之之文不可不慎也慎所以尊之之文而其實有不可得而掩者傷天子之失其尊可知也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溫在河陽河陽即會諸侯之地也謂外諸侯必更言河陽者狩即巡狩之狩所省巡地天子巡狩當以五方之一為率若但言狩於溫則狹小已甚故以河陽言之亦猶書所謂東巡狩朔巡狩之意也天王出居於鄭明諸侯當以勤王為急天王狩於河陽見諸侯當知天威

咫尺合有惴惴禍適之懼焉公朝於王所舉内以見外鳳皇所集百鳥從之此之謂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為元咺所訟衛侯辭屈故晉人執之而歸之於京師明誅伐之權在天子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辭直晉人知其無罪使復歸於衛也凡此皆録其事實而已非有所謂譏貶之文誅絶之義也

諸侯遂圍許

會溫之諸侯既朝王遂圍許也許偪於楚不敢背之以取禍故踐土河陽之會許皆不至楚舊所得中國諸侯今獨有一許爾合十國之師圍其國都而不得取成者許之恃楚深也書圍許以了晉文攘楚之事見伯主威力莫強晉文猶不能下一許是楚雖衰未衰南北交爭之勢在於目前苟得寧熄而已王道之盛無思不服非可庶幾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

執曹伯畀宋人襄失國矣今而復歸於曹者晉文假天子命赦其罪而歸之也曹伯既歸國遂從諸侯圍許見小國奉伯令謹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書介葛盧與郳犂來同毕賤之之辭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以遠人來故書之○以圍許至從史策之文無用曲為之說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作狄泉公穀有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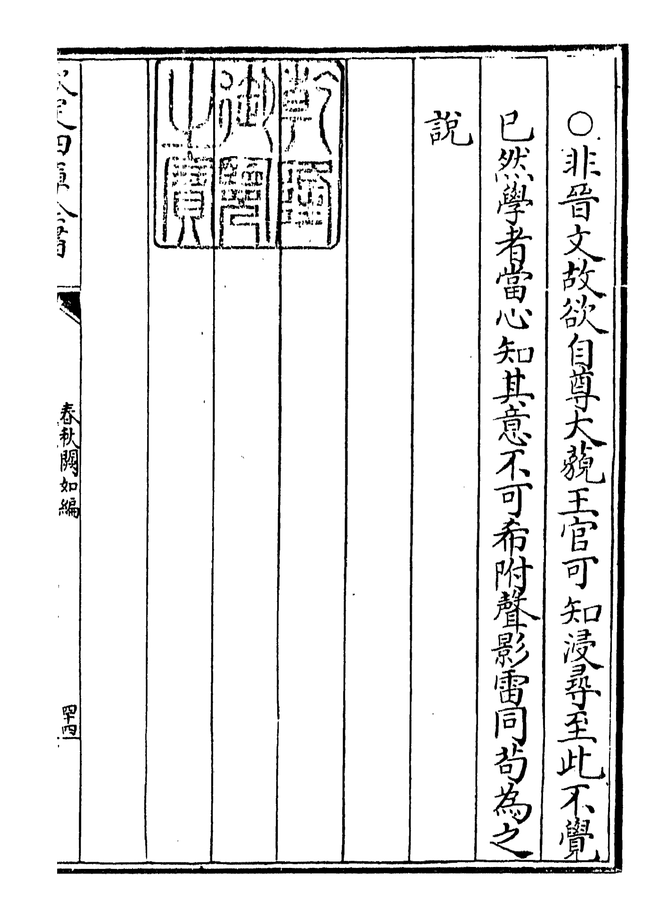
據左氏內會者公也王人王子虎也晉人以下皆其國之卿也蔡人無名亦卿可知也非蔡人獨微傳王者或失其人耳子虎周之貴臣而下盟列國大夫春秋不欲別白書之以彰違禮害教之失故槩而書人所以為諱而其實亦自見也若其所以為此盟者踐土河陽一盟諸侯再致天子翊戴之事既有成緒討許不共逾時未

服至此春諸侯纔各散歸而圖寧王室咸服中外之事未竟厥功共相戮力以用綢繆固其勢有不得而止者此王人所以相從於壇坫而列國應晉文之命或君或卿不以為嫌者也獨曾君自王或傳有誤亦未可知要之當日之情以綢繆計慮相約結為急務而故典舊章視為可輕陵替之跡不復避之此自是衰世之本情非有大惡春秋錄之足以見其大都而已何有雍容坐論微文刺譏而以為春秋之教者也

○非晉文故欲自尊大䝞王宫可知寖尋至此不覺

已然學者當心知其意不可希附聲影雷同茍爲之

說



春秋闕如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如編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玟

春秋闕如編卷六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狄侵齊者齊晉同盟國也見晉文伯烈雖盛不能使中國無夷狄之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之出奔楚也元咺奉叔武居守踐土之會叔武以衛子列盟安定其國以待衛侯聞衛侯得歸喜而出迎叔武之賢加於人一等而咺亦有勞於社稷者衛侯復國猜忌叔武使之死於前驅之手原情定罪謂實衛侯殺之可也咺於是愬之晉晉人不直衛侯獄定歸之京師周禮云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實當之也咺復歸衛立公子瑕而相之蓋國不可以無君而瑕之立由晉人之命亦猶叔武之攝行君事爾非

他篡立者比也及衛侯見赦再得歸國其勢不容兩立于是殺咺及瑕而後入焉蓋衛侯之不道至於如此當時天子晉侯實為失刑固衰世苟且之政為衛侯者亦幸而免於周官之法也元咺忠於所事不暇顧恤名義為之奔走號愬以雪其寃此蓋激於憤慨之誠而有此倒行逆施之舉其事不可以訓而其心實為無他仁人君子苟以湯武之心為心者固將許其為之而特不可以明告天下曰元咺之所為是也

則以君臣之大坊不可一決而潰而春秋以道名分所重者上下之分所輕者曲直之情要當借喧以狥於衆而無用特開一面之網者斯筆削之義也雖然論其義則然矣以書法求之則喧之為喧未有以覚其為誅為赦如士師斷獄之辭也葢據事直書以深著世道之變是春秋而已矣而豈其屑屑然取其一人一事而論之而或誅之或赦之也書弑其君及其大夫此下殺上之事書殺其大夫及公子瑕及者以殺喧為

主也此上殺下之事皆王法之所不宥至公大義之所存孟子云夫舜惡得禁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舜不得而禁之仲尼又能以意行其間乎衛侯出不名歸國則名之者史臣之例有畧有詳從失國例名之非褒貶所在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人不至鄭之有貳心可知齊晉之伯未有不以得鄭為重者然旋服而旋叛者鄭也鄭居南

北之間兩利而俱存其勢然也

介人侵蕭

前年一再來魯至此遂侵蕭蓋東夷小國服從於魯因以病鄰如所謂狐假虎威者介人近之矣若非一再來魯則介人侵蕭微末之甚何為而登於魯之策書乎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嗚呼天下有道則天子當陽受諸侯之朝聘無敢後

期天子遣使存問諸侯以示恩寵所謂懷諸侯則天
下畏之者此盛世之事也自西周之衰下堂而見諸
侯陵夷至於東遷以來朝聘之禮廢缺不修王迹熄
而二雅亡諸侯大者視王室如列國天子不能自強
以成其尊而諸侯亦莫知所以尊之特以名號所在
不改其舊相與承奉曰天子云爾自桓文之興乃始
率諸侯以尊周室而其實則伯主為政禮樂征伐之
柄一去不可復還此非獨五伯之罪亦周室陵夷之

勢使然自非文武成宣之為君旦奭方召之為臣固不能有以振起而挽回之也春秋之作假魯史以寓王法正以著其衰亂之跡積漸以然滔滔皆是不可專責一人專罪一事便謂撥亂反正道在乎是也所謂正其本萬事理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吾為東周而豈徒然者此則聖人志焉未逮之事而非管窺蠡測之所能及矣說者乃於一人一事之閒切切然以禮義繩之曰某當戮某當誅無細無大無一得免者夫

不正其本而治其末雖果得誅之戮之彌無濟也而況於以筆舌代鈇鉞乎是則徒為刻急而轉見濶疎失聖人筆削之大指者也入春秋以來王臣下聘魯者多矣如宰咺宰渠伯糾非太宰三公也至是使宰周公者襄王以狄難蒙塵在外晉文納之始復郟居之舊又再合諸侯使王受其朝覲以成共主之尊故於是王室下交之禮曰以益隆凡以策遺有變於前三公之尊銜命而出蓋以晉文之故施及於魯若齊

若宋從可知也夫襄王君臣所以然者非其固欲自降以損其威靈亦以凌替之勢積漸以然綢繆搘䅲奔走往來其智其力僅能為此而已也自當日言之諸侯視天子不啻若兄弟焉於宰周公何有諸侯旣與天子敵即宰周公與諸侯之臣伍矣春秋以道名分書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則宰周公者其尊不可以有加而儼然下聘於我國其得不謂之非常之事乎宰周公之尊不可以有加而天王可知矣此則春

秋埀世立教之旨而孟子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固
非特如舊史所書之意而已也乃若議宰周公之罪
而欲加誅戮乃遣使之天王亦復不免者則非愚之
所願聞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報宰周公之聘以上卿當天子之宰也自僖以前内
臣聘京師不見經蓋以常事不足書也此書者因遂
如晉不欲沒其實見魯事伯主同於天朝爾魯僖命

公子遂聘周因使聘晉一卿任兩事非公子遂自以其意如晉而謂之遂也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晉侯執曹伯返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其濟西之田不言取之曹者本魯之故物也取之曹實受之晉故公子遂復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郊禘非諸侯所得行也魯以周公之裔受命於周得

行郊祀自隱公以來其舉行此禮而無變于常者皆不書也此之四卜郊不從因不郊免牲而但舉望祭以其有異常年之事故書之爾其為是禮與否春秋未嘗議之葢不議之議所以為謹嚴之體也卜者卜郊日也不從謂龜兆也不從則不敢郊而免其郊之牲不用也郊則必望今既不郊矣不言猶三望則似一切廢之故須言猶三望爾非獨以三望為譏而設此文也天地神祇之事人君所當嚴敬春秋重之故

其辭繁而不殺異於他文學者當以意求　四卜者專卜郊爾非連望祭卜之故不郊猶三望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前來朝其子此復來求婦皆伯姬主之者內女恩狎假此自託於魯自是小國之情跡近司晨義傷踰梱事違舊典在于爾時不足深誚春秋因其來錄之附見一時情事云爾書求則公許之可知逆歸之文可不具也明春秋所削舊史之文多矣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穀作於)

書者見戎狄亟病諸夏大則幾至夷滅(齊公)小亦不免播遷衛戍苟辟狄難圖存社稷不在所譏亦無可美錄其自遷之事彼熾此衰居然可見而已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侵狄報圍也盟及狄平也及狄盟者盟於狄之地也狄不言人者畧之甚也彼此不言所盟之人皆畧之

之辭　衛狄交爭之事得是盟而稍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將襲鄭不克而入滑以還也書者為晉敗其師起本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來聘魯以修好也魯於是如齊朝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羊無師字于殽　癸巳

葬晉文公

秦師之出非為伐晉也晉人要而擊之覆其軍禽其帥功亦偉矣志亦僭矣晉文用譎以敗楚師襄公新立權以濟事殆有甚焉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刼者也秦晉兵爭之禍自此而結君子謹之若論曲直則皆詐力相圖之事無曲直之可言聖人之所不暇以論者不可以書法而求聖人予奪之意也書葬晉文於殽師之下則襄公之釋殯行師其實亦自見矣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公作取叢 穀作娶）

狄因晉喪而侵齊魯亦因是伐邾而取其邑事實既具情志顯然亂世之跡前後一軌通二百四十年所書而觀之則可見矣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公作率）

既取其邑矣而又伐之何哉書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大雅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魯之為魯也反是宜其僕僕為伯國之役而恐不得當君庸臣劣國勢日

以式微而不可挽也

晉人敗狄于箕

書殽箕二役見晉兵力強智謀足終不失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至固有書有不書若此之至自齊不可以不書者下

有公薨之事見其反國而後薨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即安其所不以正終于內為小惡從實書之無所庸

諱避之文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作霣

秋冬殺物天道之常當殺而不殺聖人以為皆人事之失也故時物有異於常則書之以示戒隕霜不能殺草則是非無霜也與書無冰異霜薄無威也李梅皆實不但有華而已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自文公之伯率諸侯圍許許猶從楚不能服而罷襄

公嗣文之業既敗秦狄兵威盛強遂率陳鄭以伐許討其負固之罪也

文公

名興僖公子在位凡十有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逾年改元即位必於歲首行之雖先君未葬以踰年故得稱公也繼正而書公即位於是始國史從當時行事書之爾不以書不書見義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使大夫會葬見天子之有恩禮也在周史書之則曰葬魯僖公使叔服在二月者魯人告葬期本當在四月前既而後之故王使先於葬爾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使叔服會葬恩加於先君也使毛伯錫命禮隆於嗣君也春秋錄之見王室之衰猶欲撫柔諸侯曲加恩

禮在於臣子若爲報荅諸侯不往受命而來錫命失在於下若復緣此反譏天王幷罪衛旨之人恐非春秋之意也夫陵夷之世變禮之端所由來者漸欲於一節一事之間正而捄之庸有濟乎○錫命者命之繼世爲侯也若曰使汝興嗣父之烈翼戴王室長爲東藩如僖公之美也○非大正而小正

晉侯伐衛

文公之時衛獨不朝於晉至是襄公討之以伐衛告

諸侯國史書之且見晉襄繼伯之跡焉爾

叔孫得臣如京師

緣上有錫命之文故書内臣如京師明爲拜錫命行異於常事不書之例

衛人伐晉

晉上中夏會實宗事之衛乃加兵於晉魯史書其事自然爲内晉之辭略彼衛將而稱人矣非予晉而貶衛也晉雖在所可予不以書爵爲予衛雖在所可貶

不以稱人為貶所不予者亦書爵所不貶者亦稱人故也以是而求春秋之指庶無膠柱之失乎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地晉侯伐衛而取其地至是疆戚田公孫敖往會之以自結於伯主也內大夫往會伯主自此始世卿專擅日以甚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髡）

楚雖蠻夷君臣父子之倫一也以世子而弒君父天

下之大變至是極矣聞彼國有是事懼而書之非得已也顧雖有僭王猾夏之惡未若後世安禄山之等故書弑其君畀於禽獸相噬齧然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侯復聘于齊魯之勤事大國如此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繆為殽之敗興師伐晉晉襄禦之秦師又敗焉書晉及者以主及客之文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

於此則有之矣曰有之則彼此皆不善者固多也此

類是矣

丁丑作僖公主

造木主以依神常事不書以緩故書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或是處父來討而公與之盟

內君卑辱之事國史書之每有所諱避以成其尊要

之不沒其實如言及晉處父盟及者公也沒者使若

內之微者然不出主名則及之為公其實猶不沒也

盟在晉都即公之如晉可知公如齊未始諱如晉何
獨諱之正以晉人來討不得已而往朝卑屈已甚是
以史策之文闕而不具凡此非魯史之全文或由聖
人之筆削今並不可考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不自出會而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所謂禮樂征
伐自大夫出者不於其國勢就衰之時而於其方張
之日晉之所以卒於分析而化家為國者其端已兆

於文襄之世矣士瞉主是盟而序在末者大夫不可以先諸侯也○左氏以為討衛者或得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之二年三年累書不雨得雨書雨此更變例約文從不雨之月數之至得雨之前月止以見亢旱之久後凡遇不雨久者從此例書之其為久不雨一而已若其君之憂民與否正使如傳家之言要未可以此例求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吉禘也祭莫大於禘故或言禘或言大事其實一也未大祥而吉祭以新主入宫皆當時失禮之事至升僖於閔之上亂其世次則又甚矣僖雖長實繼閔為君惡得而躋之魯人以僖公賢聖為之作頌多夸美之詞至是遂定為此制文公私於所昵不知所謂祭之以禮無違為孝者也若明世廟之尊崇與獻豈非千古一揆者歟而張桂等之挾邪說以阿世

主視彼夏父弗忌之徒其罪又何啻加等而已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率三國伐秦以報彭衙之役是晉人自為其私非有憂中國匡天下之大慮也魯史書之自可從畧不問其將為何人之而已爾明非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魯之娶元妃所以必齊之姜者欲為繫援之計以苟安其宗社也是以僖公之喪未除而汲汲圖婚年時

有待而六禮先行焉凡襄仲之所以為文公謀者如是而已若夫懷婚姻而忘慘怛則非文公之本情也惟然故魯君臣之不肖愈章著不可揜爾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亦諸姬也而附於楚故晉率諸國之師伐之此與齊桓侵蔡之師相似而遠不逮者諸侯不自行志得一沈沈潰不聞進師南問商臣之罪彼之少憚於晉亦

可知也襄之伯事不顯亦已末矣春秋錄其事不得而不畧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以同盟之禮來赴魯使人弔之故書王臣交政於諸侯亦世變之可考知者其他王臣雖赴不備書此蓋以所係重大而錄之所謂執重以守是也

秦人伐晉

此秦穆濟河焚舟之師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者也

書秦人者當時中國之勢以晉為主而足以難晉者秦也秦亟病晉則害在中國故晉襄雖忍秦穆雖賢而春秋之文常内晉而外秦不屑屑論兵之曲直曲直之事小也秦伐晉雖其君自行亦書人而已從晉人之情而言之如曰彼秦人者又以兵加我矣秦人即秦伯也此史法之宜聖人不以私與其間也亦見強大兵爭生民之禍尤酷聖王不作其私方熾而未已為可憫傷之甚也

秋楚人圍江

晉之伯也西敵秦南抗楚晉方盡力以圖秦而攘楚之事有不暇以為此中國之患也書楚人圍江著楚商之淫威虐熖憑陵諸夏會盟之國覆亡是懼晉不能一大創之而安攘之烈自此將益衰也

雨螽于宋

蝗飛蔽空忽自上隊下以死如雨之多也宋以不為災來告故書之螽從四方來則被其害者固有矣書

雨云云見是時多咎徵天道人事相爲感召書一異而大槩從可知爾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魯恃盟主以安故再朝於晉晉以其有禮於大國故與之盟以結好書公及者從内辭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楚之宜伐久矣商臣之惡又不止於僭王猾夏而已如齊桓召陵之役合八國之師以侵蔡而遂伐楚是

志在乎伐楚者也晉襄於是時不能行齊桓之事但以江服從於晉而楚人圍之江來告急不得不救為是命將伐楚以觧其圍是其志在乎救江而已伐楚以救江不成乎其為伐楚也若不繫以救江之文於伐楚下則不見晉人用師之情而以處父一旅之師為討逆問罪之舉中國諸侯何以皆莫之從乎此春秋别嫌明微其文有不得而不備者焉若但書救江而不言伐楚則似師及江國不涉楚地又非事實故

書備文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諸家之說各異未知所適從缺疑可也○婚禮不備故書辭從畧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齊桓之伯江黄慕義來從中國會盟黄旋為楚所滅桓公不能救君子病之江自從齊桓後葢更事楚與為婚姻有江及晉之盛江仍服從中國與秦穆為同

盟楚人圍江日亦久矣而晉竟不能庇之使之滅亡為黄之續用是知晉襄之宗諸侯有愧於文公實多而商臣之呑滅諸侯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者有王者作不待教而誅之情乎其不可望也

晉侯伐秦

楚能為中國諸侯患於晉無患也秦為晉門庭之寇於中國諸侯未為患也晉襄以其全力攻秦而視楚人之孔熾若無有也是其志不存乎天下而惟欲當

強其國視桓文之所經營厝注規模大小相去固已遠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公正本作速見中國諸侯相親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成風非嫡也生以為夫人其卒也安得不以夫人禮卒之自是之後子以母貴妾母皆成為夫人私恩勝而禮制亡其漸不可止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以風氏之喪赴於王朝也蒙上薨文故不須言歸夫人含賵兩事故加且以隔之皆無譏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前有葬我小君哀姜之文今書成風卒葬與嫡無別非禮明矣春秋所書一從當時事實非夫人也而曾人以為夫人則春秋亦從而夫人之成風等是也夫人也而曾人不以為夫人則春秋固不得而夫人之

矣孟子是也春秋之義正於此見豈曰予之云乎奪之云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作毛伯)

既書歸含賵又書來會葬見天子恩寵稠疊不失禮於諸侯有若是也不稱天王蓋史氏之異文爾(所謂禮者畀恩禮之禮)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書入鄀書滅六著秦楚爭強淩弱吞小之事秦人楚

人均外之不詳錄其主將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與仲孫叔孫並列為

世卿行父父仲無佚不見經故季氏無公孫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如晉之使絡繹於道當時大勢如此

八月乙亥晉侯驩公作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

襄公

公子遂往會葬當時謀國者以謹事盟主爲首務故

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穀作夜

殺大夫君自殺之者稱國以殺非其君殺之而君實

致之殺者亦稱國以殺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不

得以所要者季孫而謂之非要君晉殺陽處父不得

以殺之者狐射姑而謂之非君殺其義一也書狐射姑出奔於殺處父之下則處父之殺事起射姑其迹自見也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書告朔禮廢之始告朔常事不書告朔不以閏月廢由來舊矣至文公而以閏月廢告朔嗣後雖不當閏而亦寢廢不舉子貢欲去餼羊孔子惜之則文公為之也猶朝於廟者猶言猶三望也以其廢一舉一故

謹録之著當時變禮之實爾非以朝廟為并可已也以朝廟為可已者與孔子所謂爾愛其羊者何以異乎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　遂城部

間伯主之有難而加兵小國侵奪其地曾人行之以為故事矣抑非獨曾也當時諸侯無不然者如邾亦然邾小於曾則又有小於邾者矣是以無道之世不獨罪一國不專責一人此春秋之意也須句并於邾

僖公取之不知何年復入於邾至是又取之彼此皆非義也既取須句遂用伐邾之師城郚邑以備邾人遂者因彼事而遂為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君卒不書葬而隨有殺大夫之事其國內亂可知書宋人者衆人作亂而殺之也大夫不名者亂甚不可得詳也大夫有罪與否不以名不名見義國君新卒嗣子之位未定而貴臣見殺自非梟亂之極不至此

也其間是非曲直之情豈足論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公作先眛以師）

據左氏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秦康公以兵衛而納之及雍將至盾悔將軍以拒秦師戰於令狐蓋晉襄之卒葬太子幼主喪事特其名爾盾執政柄將舍太子而更立君於是秦送公子雍盾將迎立之既而以穆嬴故卒然變計潛師直進拒秦師於竟雍不得入卒奉太子而君之是則晉君之廢置懸於盾手

也春秋但書其戰不詳其情事為何此固謹嚴之體

亦以春秋之意所重不在晉秦之曲直但錄其梗槩

用見二國交兵再世之後終不解散彼此無義為絶

可憫痛而已先蔑自令狐奔秦故不言出也

狄侵我西鄙

晉方有事而狄患及魯書之以見時事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君初立而為此會是諸侯將受事於伯主者也靈

公幼未能親諸侯之事而趙盾以重臣攝行君事主諸侯之盟蓋亦權時之宜處世之變有不得不如此而行者春秋因而錄之用見大夫專政奔走諸侯其來有自其變將無所底為衰世之跡云爾貶諸侯討大夫天子之事聖人何庸心哉諸侯者齊宋衛陳鄭許曹之君也晉大夫盾也不序不名者左氏以為公後會是也蓋諸侯先有會期公至獨後既至而及其盟故書辭從畧如言彼某某會禮已成矣不知其詳

之辭也不序諸侯則不名大夫矣書晉大夫若晉無
君然靈公方在襁褓一國之柄皆盾主之疑於伯主
者盾也謂國無君不亦可乎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之從中國舊矣今乃與莒為難時移勢變不足怪
也莒人欲結援于魯來請盟故使公孫敖往涖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三年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扈之役公雖後至而得及其盟則亦可以已矣晉復來討何為乎晉者趙盾也盾專晉而公子遂專魯遂不盟盾雖有扈之盟猶無盟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於衡雍而後魯之附晉也堅而後晉之親魯也固是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其勢已成不可改也已

衡雍鄭地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作伊雒戎

自壬午至此才四日爾遂既與盾盟衡雍遂行至暴盟伊雒之戎是專命而行也春秋不以遂事之辭書者如言晉侯伐曹晉侯伐衛以見各為一事爾雒戎不言其君者賤之也史之恒文也暴亦鄭地傳曰正其本萬事理此等之事但以當時事勢而言則未知其果皆可已否也其或以排難解紛而小有所濟亦未可知若夫正本之功則有非當日之君臣所得為所能為者矣故春秋所書事無大小皆以著其大本

不正而末不可治紛紜擾攘變故無窮之迹以此求之則聖人之情可得而見矣不必謂每人每事一一深致其貶絶之意又或以其小善微勞而聖人汲汲錄之如諸家之說也明左氏珍之之說亦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公使敖弔襄王之喪自其出則書如京師矣敖廢命而返復者事未畢而遽返非復命於公也以其將奔莒是敖志在奔莒假此使而行也敖之無人臣禮於

是極矣公不自往而使大夫弔喪所使又非其人既復而不能明正其罪凡此皆所謂大本既失則其末不可勝治者其所由來非一世矣謂為春秋所不譏固不可然譏之既不可勝譏則於文公於敖聖人又何以屑屑為哉直書之而義自見爾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此見宋國之再有亂也大司馬國之爪牙而至於見殺司城司空也因亂出奔此其國之刑政紀綱蓋可

知也司馬不言大者辟王朝也不名者或舊史如此不以有罪無罪見義春秋書宋大夫獨多不名此正當闕所不知爾傳家之說未見必然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共葬事不言王使未葬也然其實則銜新王之命而來書者見諸侯之多闕禮致王朝自來求也求責也諸侯不致而天子求之甚矣求賻求車求金是也諸侯終不致而天子亦無望於諸侯愈甚矣文公

以後不見書來求之事是也噫天下無道何由而一

反諸正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夫人姜氏如齊

齊夫人父母國也但書如齊不言其情為何此史氏

之常今亦無用說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且

上有求金之文責之而後往魯之事周不如晉不但

夷天子於伯主而已此當時之大勢陵遲使然春秋所錄者事實也若以義言則京師之重襄王之尊所謂衆星拱極江漢朝宗者不可以有改也錄其事而義在其中故曰竊取之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靈公幼趙盾枋晉政大夫先都等作亂殺之經書晉人著晉國有此畀殺之事爾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且出其至舊史所有而春秋不錄者必多矣錄此者蓋以出姜不終於魯然固我國之嫡夫人小君也錄其至自齊所以起後事與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殺先都又殺士縠及箕鄭父及者以首及從也所殺非一人此足以見晉國之事矣如曰彼其多難如此殆於國非其國政非其政也而天下何望焉噫嘻未知其所終也已

楚人伐鄭

於是楚人閒晉之不在諸侯而舉兵以向鄭也文襄之伯維其喙矣至是靈公幼稚大臣秉政國多内難諸侯兇懼楚於是始復與晉爭伯伐鄭而鄭及楚平則晉之諸侯幾何其不擕持而去之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晉之謂與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鄭之屬於晉久矣一旦見伐晉爲盟主雖欲不合諸

國之師以救之能乎此爲當時之恒局美惡亦無足

道旣有此舉春秋從而錄之晉人者趙盾也宋衛許

人皆其大夫也内大夫名見餘皆没之者以爲不足

詳錄也亦春秋之恒辭也

夏狄侵齊

此見戎狄之患不絶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以安静為常至於震動其變大矣甚者害及民物甚與否不可知大約遇是變則書法從同雖不甚亦當書震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穀作萩

晉伯始衰楚氛復張伐鄭聘魯近攻遠交楚之為謀臧矣主盟中夏之端見矣中國之勢日微而王道之缺愈以甚矣書楚子書椒以其來接於我有邦交之禮故為優渥之言此史文之常非實進楚而褒其大

夫也前但書人者荒遠往來不得使同中國諸侯孟

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其他情事類此者衆矣又何

感於此文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自文襄之伯諸侯宗晉秦楚之使不交於中國秦一

與盟其後與晉為仇敵兵革相尋至是楚子使椒來

聘而秦人亦歸襚於魯春秋錄之其意何居曰此見

晉靈任趙盾將無以宗諸侯而南蠻西戎之長皆將

伺其間而籠諸侯以去也成風之薨於茲五年矣前此不歸禭而今歸禭者是假歸禭以示恩好也魯之成風本非夫人而君以為夫人故秦亦以夫人之禭禭之雖不及事猶將行之不以為嫌者以其非夫人而夫人之所以崇重人親用相親敬之道也其在他國或聘或弔亦可知也本國有喪外歸賵禭不足書以其有異於常則書之如隱元年宰咺歸賵及此秦人歸禭之屬是也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書法正同

說者謂繫仲子於惠公如言惠公之仲子也繫成風於僖公言僖公之成風也則若未有以見其必然者非特以一妾一母體例不同為可疑也古之去今遠矣凡其行事不可盡推而知或者兩歸其禭未可知爾凡此秦楚之來魯亦宜有報聘之使春秋不書以為是無僃書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春王之文祇是歲首之辭義不繫乎此年之事也然則有時而不稱王者其亦不繫乎此年之事可知也

夏秦伐晉

秦國也晉亦國也或言人或不言人書辭有詳畧獨稱其國知伐人者之為秦其文不嫌於不備即與稱人何殊謂秦有狄道可也以去人而謂狄之者則未見其然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與諸國殺大夫者文同義亦同特其事見於楚則所謂專殺之罪無用言之書者見楚君臣有此相圖之迹或君為臣所弑或臣為君所殺如是而已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卿士頃王新立故有是盟欲使諸侯皆獎王室無貳心也凡衰世之事關係王室者尤多隱避之文焉刺譏非所忍言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聖人忠厚惻怛之誠隨處可見也內不出主名不可謂盡是

魯之微者然亦未有以見其必為公也書辭本不欲詳今正當闕之爾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楚乘晉伯之衰睥睨中原既得陳鄭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亦服焉陳鄭之君皆從楚子獨書蔡侯於楚子之下者蔡為楚細匪自今也陳鄭諸國之從楚由晉自替不能修文公之業以致其然非諸侯罪也十年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在焉是其一時苟從非便為

楚得也楚有方張之勢春秋書之不容全沒其實然而內晉外楚扶陽抑陰之義未始不存其閒唯伯跡大著乃同諸中國之伯矣辰陵之盟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伐麇非為一麇也書楚子見楚子之爭伯也此春秋比事屬詞之意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公穀並無仲字匡一作筐陸氏云仲衍字

次厥貉伐麇以威諸侯諸侯皆將去晉而從之弗可

止也於是乎有承匡之會左氏云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是也郤缺在承匡他國大夫固亦有會之者矣或先或後魯史所不書知魯以彭生往會而已　內外皆大夫固也然專晉者盾也專魯者遂也叔仲郤缺又大夫之貳相為會也不容無辨

秋曹伯來朝

諸侯嗣位喪終不朝天子而在大國在春秋之世以為常事也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此見山東諸侯又自有狄患而楚之寖張於南者愈無以制之蓋羣陰方長陽德日消於斯為甚者也齊魯接壤侵齊遂及魯不書侵內者以敗狄為榮舉敗狄即來侵可知耳據左氏則此為長狄也經但言狄其畧之與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公作盛

此見周之子孫失所之甚也左氏具載其事今當闕疑

杞伯來朝

書爵不同或自降或稍進抑史書有誤未可知也不闕

褒貶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或單稱叔姬或稱子叔姬蓋時俗所呼有異史氏仍之孔氏曰周人字法稱叔故或加子以自異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閒小國役於楚而畔楚楚人圍之亦見楚人營伯之事故錄之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據左氏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是則秦與晉為仇間晉之不能鎮撫諸侯而以禮招致之使貳心於晉也先是有歸襚之使至此又遣聘以修好焉則遂明言其情曰將伐晉也春秋錄之於策見天下

之勢愈變而道益衰不沾沾為一國一人記其善惡也曰秦伯者以其禮於我故為是相親敬之辭人情之常非褒進之義也　秦伯楚子崇彼所以崇我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交兵亦已數矣春秋書戰伐之事以為一之已甚況至於再三至於四五而不已乎書河曲之戰畧其文不復言及如曰彼二國之人者又戰於河曲矣痛心疾首之辭也聖人之心萬世如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後同

城諸及鄆為莒備也帥師者動大衆也言及明二邑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蘧穀作蘧蒢公穀作蒢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自某月不雨至某月文公之編凡三見蓋雨暘不若由人君失德所致其災不止一國則其失不止一君

雖曰天行適然而人事之不修入春秋來未有甚於此時亦可知矣

大室屋壞大公作世

經文或作大或作世未知孰是若是大室則當為周公之廟大者無上之稱曾有周公廟稱大廟曰大室者大廟之室也大廟不容全壞壞者大室之屋也魯公伯禽之廟尊居其次不當稱大也世者不祧之稱若經文是世室者則為魯公之廟不疑爾中庸言武

王周公春秋必修其祖廟繼志述事事亡如存所以為孝之至而治國如視諸掌者也文公在位十餘年一旦大室屋壞簡慢之罪不言可知屋有壞道然固有無故自壞者春秋書之兼有二義不但見其歲久圮廢致令自壞而已與書新宮災意亦相近也書壞不書新者不假言之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公羊無公字

秦楚皆聘於魯魯猶堅事晉是仲遂之謀國未為非

也然其所以異於鄭衛諸國者亦其勢然爾不當便以此為賢彼為不肖也且天下無王而所宗者專晉之貴大夫耳其為賢亦僅矣故以褒貶說春秋者淺之乎知義者也公朝於晉未至於晉而衛侯會公欲因魯以終事晉也晉因是得收復諸侯亦見當時之勢於此小變也非文公一人之功可知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朝晉靈因與之盟魯無貳心於晉得相約結使晉

不失伯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穀還上無公字棐公作斐

公自晉還至鄭鄭伯出會亦欲因公以復事晉此見從楚之諸侯猶有棄楚即晉之志所謂可與為善者也有王者作中心悅而從之又當何如也惜也伯國之大夫為政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還者自離彼處即為還矣至者至國以如晉出故應

以自晉書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書邾人來伐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則與無故加兵者有間矣然以周公之後而見伐於區區之邾魯之爲魯亦可知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春秋紀世變自周之東王綱不舉齊桓晉文假方伯
連帥之枋以令諸侯内扶共主外攘諸夷禮樂征伐
由其掌握此世道之一大變也至其後伯業漸衰政
在大夫若晉靈之少不在諸侯趙盾以正卿尸其事
宋曾以下聽命服從同心外楚使文襄之緒不墜而
中國猶成為中國也此則變之又變事勢使然非一
國一人之為之也春秋録伯者會盟之事内君書公
會而以伯主為首餘以次列焉至如新城之役趙盾

實執晉政是則名為大夫而諸侯奉之儼然伯主也然而五等之爵雖以時而上下至於列國君臣之名分則猶在也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而君猶是君也卿猶是卿也當時行事之際原未嘗不先諸侯而後晉卿史氏因其實而書之無足異者謂聖人排趙盾於諸侯之下不予其主盟甚不然也但就此而觀則趙盾之專且伉已自見耳必欲書公會晉趙盾宋公云云然後見其專且伉者則恐諸國之史皆不

至是不待孔子作春秋而後一正之也書法與垂隴同而趙盾之專政尤甚是以畧彼而詳此云厥貉之次宋陳鄭皆服於楚文公如晉衛鄭介公以求成至是為此會又舉同盟之禮是晉收復諸侯盾能成其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錄星變謹天戒也月而不日者自七月始見此異不知以何時復常要非但一夕為然故不可以日爾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捷菑不當立而晉人強納之屈於義而止當時有此事魯史以晉為伯主其貴臣擅廢置之枋而小國執義以拒之適見晉人舉動之失故錄之褒貶之旨非所云也蓋捷菑晉出不得立犇晉晉趙盾以兵納於邾或盾自行或郤缺為將經但書晉人不可得知其實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慶父子嘗任用於國矣既而廢命出奔不得復竟
卒於齊以其子為大夫故卒之而春秋錄之用著三
桓之世也曰卒於齊者明其為內大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昭公以五月卒舍立未幾遇弒是未逾年之君也未
踰年雖不稱君稱子而非簒非奪若子般與惡之屬
者其臣弒之無異於弒成君罪在不赦一也齊人承
商人之命來告不曰弒君而春秋書之如此所以懼

亂賊者其法嚴而其義正矣州吁無知不稱公子而商人稱公子者史文至此較詳備故也書弒君則其罪從同可知不以去族不去族見義也此極惡之等差

宋子哀來奔

書來奔則不安於其國可知其國有亂使臣子散亡亦哀世之事也子哀之賢以否不可知闕之可也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子叔姬之事經文如此不可知其如何左氏之

說亦未見其必然也大約商人簒弑得國恣其陵暴魯人重受其侮春秋録之所以著其不道之跡為可憫傷之甚也執單伯執子叔姬自是一事而兩之者别嫌也春秋於内女惟恐傷之有如此者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商人之不道魯無如之何於是使季孫行父如晉欲因晉以求於齊蓋當時之勢如此尚何討亂賊扶綱

常之可望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耦華督之孫時稱華孫以其來盟於我故書其官而以華孫目之如言高子也此史氏之變文非假此以寄襃貶也不言及華孫盟者當由彼意欲為此盟不稱君使者亦彼因聘自請盟未必其君有命爾前年子哀來奔今華孫又來盟備錄之者見宋國禍亂將作其臣各求附於我也

夏曹伯來朝

曹事魯謹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得罪於魯以其子哀請歸其喪用卿大夫禮

葬之是其與叔季爲耦者也故魯史詳錄其始終聖

人因之用見當時之事實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被執既而釋之書至以了前事此比事屬辭之

體雖非內大夫理應不異爾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之屬於楚也久矣厥貉之次從楚子以窺中國自趙盾為新城之盟諸侯同心外楚而蔡終不至也故郤缺帥師以伐之且入其國都此見晉靈之世晉人欲修伯事與楚爭諸侯之大都也然其事止於如此蓋亦無足道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商人既篡有齊國怒魯人以王使來請叔姬有問罪之意雖以晉故釋單伯猶不肯但已用興師伐之行父為是如晉以此情告伯主蓋魯素事晉今而見侵是齊不特輕魯直輕晉也書行父如晉於齊人來侵之下當時事勢具見矣見商人不道甚又見魯受制於齊又見晉伯衰不能使齊畏服而敢廟橫行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據左氏此諸侯者晉侯及宋衛蔡鄭許曹之君也行

父如晉晉合諸侯為此盟將以討齊會以備齊難故
公不與既而晉受齊賂不克而還春秋但書諸侯盟
於扈者其故有四内君不與則若不知彼盟者為何
一也晉侯出會而不能行其伯事其餘諸侯碌碌因
人並可得畧之二也晉新得蔡而伯烈愈下得蔡無
關重輕並沒其文見此盟無一可取三也史有詳畧
之文仲尼不苟為異四也晉之討齊說者以為討其
弑君之罪既而受賂見其無能為此則不然自春秋

以來弒奪公行習以成俗雖桓文之盛猶將置之不問況於晉靈之時商人所弒又是未逾年君趙盾為政豈能伸此大義揚兵東向乎徒以齊侯新立執單伯執叔姬又興師侵魯放恣自若晉為是欲問其憑陵之罪爾至於篡奪之事當時所重全不在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然孔子胡為懼而作春秋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錄此者叔姬見釋也以內女故言來歸如曰齊人以

我故歸我叔姬叔姬於是始無失所云爾不言子叔姬來歸者上下並録商人弑驁之事義不繫乎叔姬也故不得同於郯杞二姬也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釋單伯侵魯西鄙歸子叔姬又侵魯西鄙侵魯不已遂伐曹而入其郛何齊侯之不悛至是也吾於是而見商人之心也商人之心以為齊始伯者也晉繼伯者也吾不得有齊國則已吾而得有齊國桓公之事

可以復見也諸侯服從我宜如我桓公時曾最密邇齊今乃不改其事晉者以事齊而且倚晉以抗齊此其所以一侵不已而至於再也曹齊魯間小國而事魯謹一再往朝無宗齊之心此尤叵耐之甚安得而不伐且入其郛也夫商人之所求於諸侯者如此而晉之君臣所以修其伯事者乃如彼則商人者尚何所忌憚而不爲哉然晉靈稍盾雖不競猶不失爲中國之伯而商人之桀驁如此復何所至乎適足以速

其禍而已矣此可以為棄順效逆者之戒也書齊侯者明親舉玉趾志在服曾也遂伐曹者從此及彼齊侯之志然也入其郛者曹不服而肆其兵威若將墟其社稷而甘心焉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數侵魯魯欲與齊平行父會齊侯請盟而齊侯不欲也文公以疾辭齊侯曰請俟君間是其不肯釋然於魯也書齊侯弗及盟者見此會本意在與齊盟而

盟事不成由齊侯之志未變其初也於魯則卑弱已甚春秋未嘗諱之乃見當時事勢之實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此月皆以疾不視朔也猶言自某月至某月不雨史文簡畧此其又簡者爾下六月仍復視朔可知也其後此禮寖廢習以為故則不悉書也文公以前蓋有遇疾而不能視朔者是非慢也不得爾也謂宜不書經文不見理或然也文之四不視朔烏知

非實有疾而經如此為他君所未有故疑其非實疾矣以上下文考之公既以疾辭齊齊侯不肯盟公固不欲會齊侯懼為所辱因而廢視朔之禮亦非詐齊情亦有之但據經意則仍以視朔為重而録其曠廢之甚者以為大禮之壞由文公致然如所謂我愛其禮之意云爾其詐齊與否無用逆億而言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作犀穀作師公羊正本作菑

據左氏是以賂而得盟也曾之君臣不能強於政治

以甲辱為其道有如是之甚者天下無道曾必欲與齊盟者謂自是而可無齊患也然而商人之為此盟也於心何有哉口血未乾而凶狡之謀又將乘隙而動矣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曾是也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齊是也嗚呼此無道之極也鄟邱齊地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夫人文公母聲姜也舊有泉臺而今毀之左氏以為有蛇妖故也議者蓋以此臺歲久妖或憑之生今夫

人既覺為害恐未已亟毀壞之以絶其源書毀泉臺於夫人甍之下其情可見左氏雖多誣此類恐或然爾然妖由人興宜修德以禳之徒毀此臺未云明哲以商書雊雉之類推之則春秋之意亦自可知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錄此者見蠻方小國受役於楚者未嘗不厭苦思畔去之楚以善謀制勝益得肆行蠶食又秦與晉為難竟黨楚滅人國此皆夷狄之事雖其君行亦略之槩

以人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_{公作處}

據左傳昭公之弑由公子鮑厚施得民國人奉之以作亂襄夫人實為内主使甸人攻而殺之也經書宋人者人非一之辭難以定名故為是不可知之辭亦所以為慎與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以弑君為討其義正矣然春秋之世實能行討賊之

事者千百而無一也況於此時乎立文公而還何足怪也四國皆以卿行故並書人傳所謂弑君君無道者蓋四國師至問何故弑君則宋人必以昭公失德公子鮑宜為君對而伐宋之師於是乎不旋踵而退矣君臣之義固其所不知也傳家承是意而言耳嗚呼世衰道微亂賊横行暴行邪說交相假借以濟其私而冐莫之忌也春秋之作豈得已哉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

九月而葬緩之甚矣左氏云以齊難故凡此之類或由事勢使然春秋據事錄之未必盡用為譏也

齊侯伐我西鄙

郪丘之盟曾未期月而揚兵魯境聲罪以討魯之罪果伊何邪齊侯之意豈徒欲得公一盟而已蓋欲使魯不事晉而事齊齊得魯則東諸侯皆服於齊而決決大風復見先公之盛得意可知也魯自是不敢不下於齊於是有穀之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自來伐曾曾求成焉故有此盟曾知晉之不能治齊也故遂屈於齊而不復乞靈於晉矣然雖有此盟齊侯之欲無厭其遂能無事矣乎既而二君皆死故其事止於此爾

諸侯會于扈

公既為齊所廹迫親與齊侯盟故晉合諸侯復會於扈公不得而與也史臣以公不與故不敘諸侯與前扈

之盟同晉自以平宋而為此會齊魯之事晉亦弗問矣此見伯事之隳甚天下紛紛擾擾將無所屬也若晉能修其伯事內君雖未得與亦不應畧之如是甚也

秋公至自穀

書至自穀見齊數病魯而今賴此盟可以少息也扈之會不與明也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地必記其實薨於臺下非正可知以其地也知非故矣謂他變故

秦伯罃卒

秦數遣使交曾卒而赴焉故秦伯之卒始見經也罃宜為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自十四年書商人弑其君舍書執單伯執子叔姬書侵我三書會書弗及盟書盟二見商人之不道甚至遇弑此固足以為簒奪放恣為惡不悛者之明戒矣其書齊人弑其君則亦無可疑惑於其間者而不用多為之說也商人不君而齊人以為之君而弑之非弑其君而何也不特商人爾若隋楊廣之屬其臣下殺之猶以弑書蓋正弑君之罪時則更不問其君之惡若何所謂春秋以道名分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

敢動於惡者此也書齊人者賤不足登名則人之而已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氏惠公立且拜葬也拜葬者齊使來會葬故往謝之公子遂自為齊新立君行而得臣自以拜葬往一時並遣故並書二臣然何不言公子遂如齊叔孫得臣如齊乎見得臣黨於遂雙雙而至齊也左氏又言襄仲見齊侯請廢子惡而立宣公齊欲親魯遂許

之是此行乃篡弒所由成經無文以見之第可按傳而知爾

冬十月子卒

子者君之世子未踰年君之稱子惡（即子赤）文公嫡子上書葬文公子惡嗣位為之主而宣公之母敬嬴私事公子遂遂謀殺嗣君而篡其位遂為之請於齊歸而弒之春秋諱國惡故書子卒若遭喪而卒也君弒不地未逾年君雖以正卒亦不地遇弒之實經無文以

見之下有夫人歸齊之文國家變故隱然可見後人考諸傳記自是可知而經文則茀可如此必謂一字二字之閒深著莫弑之實不待傳而自明則不然也事與子般同而不名者未葬猶稱名既葬則但稱子見成君之漸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出姜也二子見殺不安於魯而歸齊齊父母國也歸於齊者大歸也非大歸則書如矣又非以罪出

奔也奔則書孫矣大歸不反故甍葬皆不見也

季孫行父如齊

仲遂殺嫡立庶行父不但不能力爭於先去亂於後反為之如齊以宣公之立告而納賂焉此見魯之臣子皆背公黨私不道之甚也嗚呼作俑者果伊誰哉後世以成季及文子為社稷者吾不信矣

莒弒其君庶其

據左氏則是莒世子僕因國人以弒也經但稱國者

蓋史臣聞知彼國有此弑君之事因而書之爾孔子作春秋意在列諸國無道之跡見聖王不作其禍如此撥亂反正其事孔棘若夫亂賊之名或見或不見因魯史之文存闕如之志有不見者固不嫌於失出也專以刑書説聖經是乃不知其義矣若以失出為嫌則隱公以前獲麟以後非無亂賊何獨幸而免乎要之誅一人而千萬人懼彼名字不見於春秋而惡同宋督楚商臣等者一臨秦鏡不容不喪胆褫魄也矣故曰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者此也

春秋闕如編卷六